

Red 紅色酒吧

电影小说

◎刘云 著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· 电影小说 ·

红色酒吧

Hong Se Jiu Ba

刘 云〇著

●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色酒吧:电影小说/刘云著,一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2000.9

ISBN 7-5043-3587-8

I. 红… II. 刘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0325 号

红色酒吧——电影小说

作 者:	刘云
责任编辑:	高子如
装帧设计:	青松
责任校对:	志勇
监 印:	马兰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66093580 66093583
社 址: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开 本: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	169 千字
印 张:	8
版 次:	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	3000 册
书 号:	ISBN7-5043-3587-8/I·490
定 价:	1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红色酒吧

RED BAR

内容介绍

本书由四个各自独立的电影小说组成，

有刻骨铭心的爱情，

也有感人至深的亲情；

有古时生死离别的真情，

也有今天海誓山盟的恋情。

作者以流畅简洁的语言，

蒙太奇式的画面将之一一呈现出来，

使人读之不忍释卷

责任编辑：高子如

序

● 刘 波

刘云是我的酒肉朋友，烟茶兄弟。

认识他，是几年前的春节，时尚最热闹的去处——三亚。

呼朋引类，携了一帮去乞讨阳光海浪与休闲的人。行前，朋友王君在深圳告我，已安排去找一个叫刘云的人，此人做证券，在南中国之三亚如何如何云云……

我们在暮色中飞抵，住宿已被刘云安排。那间酒店就在海边，安顿下来，被服务生引着，在海浪与篝火的闪烁里，一个肩上挎着皮包的，个子适中，眼睛大而亮的刘云模样的人就晃动在夜岚之中。他已等候了我们很久。

没有客气，彼此彼此。一帮人饥肠空空，很快，烤肉上来了，带孜然的那种。南国的羊肉，香且嫩，众人大嚼之余，听取涛声一片。抽烟，发现都是“三五”特醇的一种。灼灼的烟头，若隐若现的星光，似有还无的远方的吉他弹唱，然后是海浪温和的呼吸……

众人沉默！

刘云带了一套茶具摊开，是宜兴紫砂，泡了一壶，额上汗涔。闻香杯一过，是上好的安溪铁观音，润香且沉稳，一杯一杯，萦绕着绵绵的意味。篝火闪亮了刘云躬身斟茶的身影。哗哗的海浪啊，有人叹道。

然后酒上来，月光洒下，高脚杯里琥珀色的酒与夜与海的声音融合了。干杯吧！一杯一杯，发现酒量不重要了，喝得有兴味。觉得话很多了，忘记了品酒。可以再喝，也可以不喝。觉得谈什么不重要了，一直在说话真好。海风吹来，发现有湿漉漉的思绪，从深处漫漫，清风明月海浪良辰美酒佳人的感叹，恍若隔世。噫吁哦，叹喝酒养性，男人是真性情比大聪明好。吃肉养骨，骨润则猛志常在，哪里会少钙？抽烟养气，吞吐间血脉骤通，谈兴大发。孟子云：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此气可以顶天，可以立地。喝茶则清心，心清自然悟性独存，浊世烦恼，涤透透彻……那一夜，当然是记忆中的感觉了……

日子就这样过去，该挣钱的，为人夫的，为人老婆的，恍兮惚兮。记得刘云买完单，记得飘飘然的刘云扎实地将飘飘然的我们送回房间。

以后，刘云北京深圳上海的朋友或公务，碰在一起，酒过，肉过，烟过，茶过。窗前流水，来了，热闹了；去了，相忘于江湖。

今年5月间，在太湖边，有落霞无孤鹜的地方，与刘云碰巧有次休闲的聚会，也有了一次抵足的长谈。他拿出十年前写的近二十万字的电影小说，从《红色酒吧》到《中国往事》，刘云谈他的经历，从中戏到上戏，求学乃至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。他可能是目前中国戏剧界学历最多的一个学生、老师、从业者，跨度也最大。

记得我们交谈的瞬间，同样在琥珀色的醇酒中，呈现了刘云十年前的情感、自尊、挫折、虚荣、屈辱与梦想。那时的刘云醉心于纸上人生，真诚地（哪怕是想当然）编织各式人物的命运，为他们悲叹、想办法、祝福，借助一个个臆想的世界，刘云将他的人生感受物化了，升华了。朦胧间，我看到了十年前那个追求艺术，生活贫寒，屡屡失败，积极向上的青年刘云同志。但是，谁会想到，此刘云非彼刘云，此刘云又是彼刘云。十年了，刘云位居中国资本市场

一隅，风云则金钱为数字，叱咤则股市为波动。买进卖出，大进大出，惊心动魄，我心静矣！

我忽然感到，刘云的这种反差是不是一种修炼呢？所谓修炼，难道一定是别家抛子，遁世避俗，庙宇菩萨，晨钟暮鼓？刘云的标题，包含了多少人世的无常、有常、寻常？生命一天天在逝去，刘云就是这样与朋友和不朋友的人品茶、吃肉、喝酒、抽烟，醺醺然之间，透支了多少精力、情感？对于他而言，纸上的人生与纸上的富贵，与内心对真情、友谊、情爱、归宿的思考，何尝不是一种追究真实的修炼？这种将自己豁出去的求证过程，又会怎么样呢？

现在，这个叫刘云的人，将他十年前的经验，化妆成一本集子沽名，其内容有趣与否，我不想置喙。但我相信，刘云以处子与浪子的心情，贡献的是一种臆想的生活。在这个不想有激情，不想有想像的时代，刘云以真诚支付，回收是什么？显得那么遥远不可期。我要说的是，烟、茶、酒、色、欲，这种直面且将自己惨淡进去的修炼，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？又何尝不能形而上？生活可贵，创造可贵的生命更为可贵，况且，没有惟一的方式。

梵文说这世界叫“娑婆世界”，译成汉语即是“堪忍”之意，在堪忍中呈现自己，且标签心目中的人生指数赋予的美好回忆，念记人生的无常，认真地以人生为至幻，刘云解脱了。

是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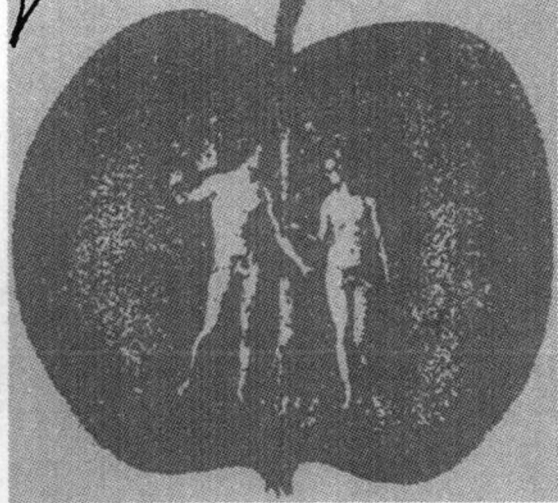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6月9日

目

录

序	(1)
一、红色酒吧	(1)
二、烈女	(67)
三、丑妞儿	(141)
四、中国往事	(211)

红色酒吧



我们造爱造爱 make love, 造爱又生恨;
我们携手携手携起手, 共同踏进我们挖的沟。
我们怎么啦?!

1

夜幕下的都市。

漆黑的夜空里，巍然耸立着巨幅霓虹灯框。

2

“红色酒吧”四个大字，仿佛被点燃一般依次闪烁出通红的光亮。深褐色的玻璃窗上不断跳跃着斑斓光影。

门被推开。

阿秦走进来。他悄然走向墙角的一张桌前，四下的人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衣着普通的年青人。

身居红色酒吧的人们披挂着同一色彩，共同沐浴在红色暗影中，他们的举止共同显露着一种与外面世界的不同之处，那便是彼此之间没有问候、致意、寒暄。

只是木然地相视。

木然地接受周围的一切，很有分寸地把玩着手中之杯。

木然在这里似乎成了一种规范，一种崇尚。

乐台上，茵茵正在演唱着。

一束泛着残白的光束自顶而贯。

她，倚靠在红绒墙边，光束将她的身体竖切成两段。

裸露在白光中的一只臂，一条腿更显纤弱。

冥冥之中，茵茵的一双眼睛幽幽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舞池中，几对舞客默然相依，舞得甚是悠闲。

墙边就坐的阿秦，

死死盯着乐台上的茵茵，像是在读着什么……



茵茵的歌声，仿佛被一只细线给牵着，越牵越远，

在酒吧里，在暗红色的拱顶上荡了几圈，悠然逝去。

曲终的感觉，只是看着舞池里的人们悠然踱入各自的席间，客人们没什么反应，歌声对他们来说，就像酒吧里不断变幻的光，来去悄然无觉。

突然，阿秦头靠着椅背，闭紧双眼，“啪、啪”地拍起手来，这响亮而又孤独的掌声引起四下人的注意。

茵茵走近吧台，老板递上一杯饮料，用嘴向墙角一努。

老板：又是那个小伙子。

茵茵连头也没回。轻轻地喝了一口杯中的饮料，脸上冷冷的，没有表情。

4

茵茵走到靠近吧台的一张桌前坐下。

老大、杨生、方玲等人都坐在这张桌边，大家正为刚才阿秦的掌声窃窃私语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荡出一种嘲讽之态。

这时，有位颇具绅士风度的中年人走上前，到茵茵面前很有礼貌地伸手请舞，茵茵漠然谢绝。

老大看看众人，又是一阵无言的笑。

又一位新潮青年走到茵茵面前，还没开口。

茵茵侧头从耳朵上开始往下取着耳环，连看都没看邀请者。这位青年一见此状，故做出无所谓的神态。

这个青年人很洋派地耸耸肩，一摊双手转身走了。

方玲忍不住地“扑哧”一声差点笑出声来。

此刻，整个酒吧间的人，包括乐台上的乐手们注意的中心点，似乎都放在茵茵这张桌上，仿佛这里是惟一可以调节酒吧气氛的地方，大伙的眼睛有意无意地注视着这里。和茵茵同桌的人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期望。

还没等茵茵把第二只耳环取下来的时候。

阿秦站在她面前。

离她很近，致使她一抬头不由得把身子向后一仰，惟恐落入阿秦怀中。

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阿秦，
看着这位拍巴掌的小伙子。

5

阿秦只是盯着茵茵，似乎在她周围根本就没有人。

阿秦：（轻轻地）来，做我的伴好吗？

还没等茵茵反应。

阿秦：（仍旧是轻轻地，但显露着无比的自信，他轻轻地一指茵茵左边的老大）

怎么？是因为他吗？

茵茵下意识地摇摇头。

阿秦：（又指右边的杨生）那么是他了？！

茵茵又摇头。

阿秦：那么好吧，我们来吧！不过耳环别摘掉，（阿秦把茵茵已摘掉的耳环轻轻地又重新给她戴上）节目没完，怎么能卸装呢？现在好了，走吧，上场吧！

说罢，拉起茵茵的手，走进舞池。

老大、杨生、方玲等人全愣在那里。

他们开始认真地，甚至带着挑衅地重新审视着阿秦。

乐队的小伙子们，看着舞池中的阿秦和茵茵，似乎觉得这个小伙非同一般。

大家互视着，不由得把乐曲声提高了许多。

6

阿秦的眼睛依然是看着茵茵。

阿秦：我叫阿秦，不是第一次来红色酒吧。

茵茵：我可是第一次。

阿秦：跟顾客跳舞？我注意到了，所以我——

茵茵：你的掌声没有给我添彩，只是让其他人觉得，你很可笑。

阿秦怔了一下，慢慢地把手放下来，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茵茵。

阿秦：……我没觉得这里还有……其他人。如果想让他们觉得可笑的话——

阿秦扭身走了。

舞曲还未奏完。

众目睽睽之下。

茵茵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叫阿秦的人，就这么扔下自己走了。

茵茵仿佛突然意识到，舞池中成双成对的人中，只有自己，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抬眼看看四周的人。

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她。

“啪、啪、啪”茵茵站在舞池中，为远去的阿秦拍起手来。

走到门口的阿秦，慢慢地转回头来。

乐台上，曲声大作。

7

一家小吃店里。

老大和茵茵坐在里面，老大很是利落地吃罢自己碗中的饭，看看茵茵。

老大：(试探性地)你几乎就没吃嘛……怎么啦？

茵茵：没什么。

老大：时间快到了……今天是周末，完事恐怕很晚，你不吃…

…

茵茵：(有些不耐烦地)老板，算账吧！

老大：我来付钱，……今天你有点怪。是不是我做了什么…
…？

茵茵：今晚，我要多唱几首歌。

老大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，脸变得有些沉。

老大：唱完了，不光有人鼓掌，恐怕还有人要送花了。

老大默默地站起身，走了几步，

转身对仍旧坐着的茵茵说。

老大：(有些沮丧)晚上，我……不去了，到时候，我会来接你的。

老大走后，茵茵继续坐在那里一动没动。

8

夜静人稀，红色酒吧的客人都已散尽。

茵茵从里面推门出来。

马路对面，站着老大。

茵茵：大哥，今天，我们不坐车了，陪我走一段好吗？

马路人行道上。

老大：(想了半天，终于鼓起勇气)他，一直站在门口，你出来后，他才走，站了近5个小时。

茵茵：大哥也站了5个小时。

老大猛然停下，扶着茵茵的双肩。

老大：(有些激动)茵茵，我们的事……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可……

茵茵：大哥——

老大：(像是让什么给击了一下，自嘲地)……又叫我大哥，我怎么觉得，你是有意叫我大哥，好让我……

茵茵：我从心里感觉到，你是一个好大哥。

老大盯着茵茵看了好一阵，很不情愿地继续向前走去。

老大：(似乎有所指地)不过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其他人……再欺负你的！

茵茵沉思了好一会儿，眼睛变得有些潮。

茵茵：不会的，绝……不会的。

老大：早些回去吧，寄住在别人家里别让人家讨厌，尽管是你的亲戚。

9

一个普通的四合院。

院子中央纵横交错地架着晾衣服的绳子。

月光下，院子里明明暗暗犹如树林一般。

茵茵左躲右闪地走到东南角的一间小瓦房前，打开门，她呆住